



SHAOXING FENGJING YUANLIN YU SHUI

# 绍兴风景园林与水

□ 邱志荣 / 著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绍兴风景园林与水/邱志荣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730-710-5

I.绍… II.邱… III.园林—简介—绍兴市 IV.K9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012 号

---

## 绍兴风景园林与水

作    者	邱志荣
责任编辑	褚大为
封面设计	黄  旭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	绍兴神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5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0-710-5/K·45
定    价	117.00 元

---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序

《绍兴风景园林与水》是作者经过长期考察研究而完成的学术著作，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做学问的成果。当前的社会潮流是，写书的人很多，做学问的却极少。这中间当然有许多原因，我不必议论，也不便议论，从总的现象来看，或许是这五十多年来的一种流行病。按出版物的数量计算，这些年来，从一些出版机构发出去或“卖”出去的书号（ISBN），确实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其中有多少是做学问的成果呢？绍兴自來是个学术之邦，做学问的人称多，仅仅对乡土研究一项，近年来就出过一批成果。譬如说，市、县的两部志书，在全国都显露了头角。《绍兴丛书》也已开始出版。此外，对乡土的其他事物，诸如老屋、桥梁、街巷、湖泊、运河、诗词以及对若干名人如徐渭、秋瑾等等的研究，也都出版和发表过一些称得上做学问的著述。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人民都有在行业上的分工：总要有一些人做官（我们称为干部），有一些人办企业，有一些人做生意，有一些人在工厂或农田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等等。当然也不必排斥有一些人炒股票甚至泡茶馆之类。我们并不鼓吹有更多的人来做学问，写学术著作，因为这样也会让社会分工失调的。但这中间，做学问的人在全部行业中的比例，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

同样是写书出书，我们也并不提倡都写学术著作。“跟着课本游绍兴”，这样一类的“课本”也有它们的现实价值。但是总不能让绍兴人的书都写成“跟着游”的“课本”。外国尚且有一些专门研究绍兴，在绍兴的自然或人文

方面做学问的汉学家。美国长春藤盟校<sup>[1]</sup>之一的名校斯坦福大学,20世纪曾建立过一个“宁绍研究所”,出版过好些有关宁绍地区的学术著作。记得1980年,我们的闭关锁国刚刚开放,美国和英国的十几位汉学家教授,就组成一个代表团,前来看望宁绍地区。因为领头的施坚雅教授(G·W·Skinner)是我的朋友,省里就委托我陪同。到绍兴的第一天,恰逢府河填塞工程正在进行,前街和后街行将合并。代表团住在交际处(今绍兴饭店),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吃了中饭也不休息,大家跑到现场参观。当时填塞工程正进行到清道桥,他们站在桥畔议论。显然为了礼貌的缘故,他们并不询问我,但是我听得懂他们之间的议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山阴县和会稽县的县界不就消失了吗?“文化大革命”不是停止了吗?但地方上看来还在进行。另外还有不少话,我不必一一记叙,也不必议论这项工程是不是“文革”在绍兴的继续之类的意见了。但有一点或许可以估计,当时,绍兴的不少当官的和有些老百姓,他们并不知道府河是旧山阴和会稽两县的县界,但这些外国汉学家知道,而且重视。这也许是我认为我们应多写一些乡土学术专著的原因之一。

20世纪80年代前后,最上层的领导,也看到了让一大批“土包子”当官的现实不宜长此以往。所以提出了所谓“干部知识化”话题,并且逐步加以实施。这当然是为了“改革开放”的需要,而且也是符合中国古训的。孔子的学生子夏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sup>[2]</sup>这种政策施行以后,从我看到的是,大学里就有不少教师被选入了官场。不过子夏所说的话有两句,而我们的“知识化”往往只借重了他的下句。而且确实有许多入仕的人,认为他“学而优”的目的已经达到,以后的任务是摆弄“红头文件”,不必“学”,更不必著书立说了。

记得那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请我去讲学,前院长胡适墓正在研究院边小山上。我们夫妇特地到他墓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近代学者,他的学术品质,也包括对子夏的话不断章取义。我在《我说胡

[1] 长春藤盟校(IVY League),美国的名牌大学,一共八所:哈佛、耶鲁、普令斯顿、斯坦福、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布朗、达特茅斯。

[2] 《论语·子张》。

适》<sup>[1]</sup>一文中曾经指出：

“他从1938年4月到1942年8月，当了四年多驻美大使。抗战时期的驻美大使，公务肯定不轻。但在这期间，他仍出版了诸如《藏晖室日记》、《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当代哲学流派校注》、《国语文法研究法》、《知识的准备》等学术专著和论文。绝不像有些人把做学问作为做官的敲门砖，一旦戴上乌纱帽，从此就告别学问。”

绍兴在现时当然没有像胡适这样的人，不过由于我的家乡是绍兴，我既不能为自己的家乡吹嘘，也不必为自己的家乡过谦。从眼下全国各地比较，绍兴在这方面还算得至少是差强人意的。因为我确实看到了有好些“入仕”者，他（她）们还没有放弃做学问的事，并且实实在在地发表和出版了不少做学问的成果。以前的不必说了，我手头的这部书稿《绍兴风景园林与水》，就是现成的例子。

上面是一些因为“做学问”这件事而引起的感想，不过是一点东拉西扯的杂凑。现在言归正传，从这本书的书名来看，虽然涉及风景和水，但园林毕竟是其中主体，所以我就先从园林这个主体说起。

园林是一件全世界共有的事物，也是全世界大家都喜爱的事物，而且这种事物出现得很早，历史悠久。我的知识面当然不广，就我所悉，世界上有记载的最早园林，是古代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zzar, ?—前562）为他王妃所建的“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后来被人们称为“世界七奇”。清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在清廷任钦天监，撰有《坤舆图说》二卷<sup>[2]</sup>，此书卷下有《七奇图》，“空中花园”被列为“七奇”中的第一奇，标题作《亚细亚洲巴必弯城》，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瑟弥辣米德王后创造京都城池，形势矩方，每方长五十里，周围计二百里，城门通共一百，皆净铜作成，城高十九丈，阔厚四丈八尺，用美石砌成，城楼上有园囿树木，景致接山水，涌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万。”

[1] 《辞海新知》1999年第4期，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2] 引文据《指海》第十二集，今已有《四库全书》本。

文前附有一图，实际上是一座比较宽大的城墙上的一座花园。南怀仁的文字显然作了夸大。但总的情况并非虚构，公元前六世纪而建成这样的一座公园，不是掌握特大权力的帝皇，当然是做不到的。但从现在的建筑技术与世界上许多城市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所谓“空中花园”，实在到处都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曾有人撰文，说到在美国纽约，就有许多如同当年尼布甲尼撒式的“空中花园”。<sup>[1]</sup> 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中，也崛起了不少高层建筑，它们的顶部，大都在绿化上下过一番功夫。所以我们也有了不少“空中花园”了。当然与巴比伦相比，在时间上相差了二千五百多年，所以“七奇”之名，在古代是当之无愧的。

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园林，它的出现，大概到公元前四世纪就传到了中国，《山海经》中有昆仑山的神话，说此山是“帝之下都”，《水经·河水注》引及的此山各种建筑中有“县圃”之名（“县”同“悬”），“县圃”其实是从巴比伦传来的“空中花园”。所以中国有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曾以“县圃”与“空中花园”对比，作为汉族西来说的证据。<sup>[2]</sup> 当然，“空中花园”是一种园林实体，而“县圃”只是一种神话。但前者是帝王为其王妃所造，而后者也是“帝之下都”。说明有关园林的最早记载，都与帝王有关。这是因为帝王有园林享受的需要，更有建造园林的权力。

在中国，有关园林的比较可靠的历史记载，大概起自西周。《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这虽然也是传说，孟子也只能回答“于传有之”。但西周的传说与夏、商相比，当然比较可靠。也说明周文王或许有可能拥有一个“方七十里”的园林。而这位开口问孟子的齐宣王（前320—前302），自己建了一座方四十里的园林，这当然是可靠的历史记载。当时帝王建造这样大的园林，除了游乐以外，主要还在于狩猎的需要，狩猎在当时也是一种游乐的内容。这种从帝王游乐、休憩、狩猎的园林，以后历代帝王都有设置。《宋史·礼志》：“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猎于近郊，先出禁军为围场。”这种供王室成员或其他够得上资格进入的园林，如《宋史》所说是“校猎于近郊”的“围场”。而“围场”这

[1] W·H·Camp, The World in New York Garden, National Geographie, July, 1947, P. 9.

[2] 徐球：《黄帝之囿与巴比伦之悬园》，《地学杂志》，1931年第1期。

个名称上就一直沿用。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就在今河北省（旧热河省）接近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滦河流域伊逊河上游山林茂密、飞禽走兽甚多之地设置了一个“围场厅”，作用与“文王之囿”其实一样。民国以后才改为围场县，至今仍存。中国的早期园林史，大概是从“文王之囿”沿袭下来的，当时的“园林”，与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到了后世，不仅王家在作为狩猎的围场以外，另有专供游乐享受的园林，豪富之家，也可以营建自己游乐的园林，历史上记载甚多，毋需赘述。

此外，对于王家，由于他们的权力甚大，除了在王宫或都城建造他们的御花园之类的园林外，还可以在他们统治的一切其他地域，建造一种称为“行宫”的园林。在帝王行宫中，我生平只到过今河北承德的清王室避暑之地——离宫，当然是精雕细琢，豪华而又气派。不过对于一些近代行宫，我倒是因缘机会，见过一点世面。一次是在1979年，“做学问”的事刚刚开放，史念海先生就出面作东道主，在西安举行一次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会场选在西安西郊的丈八沟，是一座开放不久的近代“行宫”。款式与承德的当然完全不同，屋宇都是现代化的，并有一个游泳池，当然是为了行宫主人的需要。另一次是在我身边的杭州。罗以民先生通过详细的调查，写了一本《刘庄百年》<sup>[1]</sup>的专著，求我作《序》，我在拙《序》中已记叙了这一次入居这座近代行宫的略况。西湖刘庄原来是一位清末官僚刘学恂的别墅，当然是一座讲究的园林，在西湖的许多庄园中，无论从建筑的豪华，风景的秀丽，位置的安全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在1950年以后不久，就被选为“行宫”，从此虽然经常空着，却就成了警卫森严之地。但后来与上述西安丈八沟一样，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不再需要“行宫”了。当局把它改成“国宾馆”，仍要够得上“国宾”的人才能入住。不过这个时期，另外也有一些开放的事务跟了上来，高等学校教师的职称，这个时期同样进行公开评审。我不知为什么被选入省评委会成员，而且当了其中一个学科组（地质、地理、气象）的组长。当时，省内还缺乏专家，所以有一些学科组的成员，需要到沪宁等地聘请。我的学科组中，就有一位成员是从上海请来的。为了对这些远道而来的专家们表示尊重，1986年的省评审会，就在这所作为官僚别墅而

[1]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又一度成为“行宫”的“国宾馆”中召开。我作为一个学科组的组长,需要提前一天进入馆内,检查被评审者的材料,因而入居到这个长期来凡人不得进入的地方,在那里住了几天,对此有了一点见识。刘学恂的别墅本来豪华考究,在改作行宫时,又按“行宫”的针对性作过一番改造。我在罗著《序》中曾对这个现代“行宫”有过两处记叙,一处是:“每天早上出去转一转,也不过是白鹭噪树,苍苔满径,无非显示出它在这个游客熙攘的西湖风景区中的特殊身份而已”。评审高级职称的最后一件工作是为每位受评者写评语,这也是学科组长的任务,所以我得比组内其他专家们晚走一天。这天晚上,当我写好了组内受评的几位教师的评语后,其时已近午夜,我到户外稍事活动以舒展一下身心。当时已值初夏,但夜风甚有寒意,我顿时记起在小学里就因喜爱而背熟的《永州八记》中的话,也把它写到《序》中:“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省评委会为了对不少外地请来的专家表示谢意,要请评委们在这个曾为现代“行宫”的园林中多住几天,我却以学校里有事为由,次日一早就让他们送我回家。像丈八沟和刘庄一类的园林,都称得上是特殊园林,我有缘在这样的特殊园林中住过几天,也算是很难得的了。

由于此书书名中,事物的主题是园林,所以不免在园林上多说了几句。在园林这个主题以外,还涉及风景和水,为此我还应在风景和水方面作点议论。中国有不少著名的古迹,凡是它们并无园林风味,特别是缺乏水,这中间,敦煌莫高窟即是其例。论知名度,它是世界性的,但它永远算不上园林,因它缺乏风景的点缀,尤其是没有水。到莫高窟的人想看水,就得骑上骆驼跑好几公里,才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月牙泉。洛阳的龙门石窟也是举世闻名的,而且它有水,伊水就在它面前滔滔流过。凡是到那里的人,对石窟确实连流赞叹,但是对伊水并无兴趣。石窟是石窟,伊水是伊水。河水滔滔奔流,并无水的风趣,它与石窟没有一种风景的结合。同样被联合国称许的两座古城,不少人的看法,山西平遥就不如云南丽江,因为前者少水而后者多水。所以水是园林风景中不可或缺的特色。

还得再回到本书的书名,因为书名冠以“绍兴”,前面也已提及,此书是一种地方文献的学术专著。全书收录描述的园林,都是有绍兴这一特定的地域性的。也就是说,这种园林在风景上的特色是水。从园林发展史来看,南蛮耽舌和“于传有之”的周文王及确实存在的齐宣王并无多少差别。《越

《越绝书》卷八有“乐野”一条：“乐野者，越之弋猎处。大乐，故谓之乐野。”说明在早期，身为国君者，在其园林中也主要是以“弋猎”为“大乐”。南北都是一样。从史书上查索，一直要到秦代，做皇帝的人，除了弋猎之乐外，也开始重视宫观楼台布局的园林了。《水经·渭水注》记秦阿房宫：“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可坐万人”，言其大；“下可建五丈旗”，言其高。规模宏大，当然是重要的。但当时显然也注意这座宫殿园林的风景。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提及：“骊山北构而西折”，“二川溶溶，流入宫墙”。说明当时已经在园林布局中需要山水风景的配合。杜牧是后代的文章，其中不免夸大。因为骊山不可能在阿房宫之内，宫内园林中有些低丘小阜，也就算它们是骊山吧。至于泾、渭二水，当然也不能在此宫内，它们的细流末枝流入宫内，也就算作泾水和渭水了。但对于阿房宫及其附属园林的出现，园林的概念已经有了改变，周文王和齐宣王的“囿”，也包括越王勾践的“乐野”在内，其性质属于前述《宋史·礼志》中的“围场”。此后，围场是围场，园林是园林。为上者，不仅要有走马弋猎之乐，也要求有风景园林的享受了。

越王勾践的“乐野”当然是在会稽山中，当时山麓以北的海水刚刚才退。而且于越需要外而对付句吴，内而尽力整治水土，当然不会有风景园林的考虑。到后来虽然句吴为其所灭，但秦始皇的大军终于敉平了这个地区，越人遭到驱逐，从北方引入了一批汉人，所以直到太史公年轻时代来到这里时，所见还是“地广人希”。<sup>[1]</sup> 会稽山北麓是一片海退以后的沼泽平原，春秋时代的管仲，对这个地区自然环境的评价是：“越之水重浊而洎。”<sup>[2]</sup> 说明土地虽然广大，但不过是一片潮汐直薄的斥卤之地。越王勾践出山以后，对这里的水土资源确曾作过一番整治，修堤筑塘，拒咸蓄淡，以获得可以垦殖的土地，《越绝书》记载的“富中大塘”即是其中较大的一处。此外，越人在这里分散整治的，可能也有不少。零星断续的堤塘当然在各处特别地形较高的孤丘附近都有存在。不过对这片广大的沼泽平原来说，显然只占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片平原后来统称“庆湖”，或许就是因为湖泽棋布的意思。当然，这些湖泽，除非是筑有堤塘的，都要承受一日二度的潮汐之水，也就是

<sup>[1]</sup> 《史记·货殖列传》。

<sup>[2]</sup> 《管子·水地》。

管仲早年所说的“重浊而泊”。

但是这种情况在后汉太守马臻的策划下有了极大的改变。这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又富于水利知识的贤吏,他于东汉永和五年(140)把那些历来各自修建,断断续续而规格不一的堤塘加以利用,拆的拆,补的补,规格不一的加以培修统一,把这一大片沼泽平原用堤塘与潮汐隔离,实际上是在这个地区修建了一条海塘。从会稽山麓到这条海塘(后来称为南塘)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水库。据《水经·浙江水注》记载,这个水库称为“长湖”,“湖广五里,东两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近代学者按湖的范围从地形图上求积,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这就是唐代称“镜湖”,到宋代又称为“鉴湖”的这一大片水体。由于这个巨大水库的出现,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随即改观。会稽山是西北、东南走向,即从浦阳江以东到曹娥江边的一条长150公里,高数百米的丘陵,在这以前,山麓以北,即是一片“重浊而泊”的沼泽平原。虽然有山有水,但在自然风景上只能说是穷山恶水。现在,穷山恶水顿时成为青山绿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sup>[1]</sup>这虽然是后来王子敬的话,但马臻的工程完成以后,青山挺拔,碧波涟漪,这种秀丽的自然风景当时已经出现。

《水经·沔水注》对东南地区的水土描述是:“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是一片湖沼罗列的低洼之地。用现代学者的话来说,属于低劣的人居环境。所以尽管秦始皇驱走越人,但汉人移入的一直不多,所以长期处于地广人稀的状况。马臻的工程让这片低洼泥泞之地,出现了一个山青水秀的人居环境佳处。而历史的演变,让这片人居环境的佳处不久就名扬江南。

自从秦一统全国以来,中原汉人之所以不愿到这片地广人稀的东南从事垦殖,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应他们的生产与生活。而中原的社会安定,更助长了他们安土重迁的传统。但在公元四世纪初期的西晋末叶,中原发生了称为“永嘉之乱”的历史事件,由于草原上的骑马民族纷纷侵入,即所谓“五胡乱华”。历史的演变,造成了大批北方汉人随朝廷而南迁。《晋书·王导传》所谓“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居江左十六七”。据谭其

<sup>[1]</sup> [1]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骧先生《晋永嘉后之民族迁徙》<sup>[1]</sup>文中的估计，南渡人口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约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达九十万之多。这批移民之中，包括许多望族。他们来到江南，除了东吴已经建立了基础的建康（今南京）一带以外，当然要寻觅他们得以长居久安之地，也就是现代学者所谓人居环境美好之地。而江南除了建康一带以外，由于马臻在前代的经营，山阴就成为这些移民众望所归之处。《世说新语·言语》记及晋陵人“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因此，南迁移民，特别是资产丰裕的望族和文化素质优秀的文人学士，都拥向这个美好的人居环境定居。《晋书·王羲之传》说：“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此文中所说的“筑室东土”，这个“室”当然不是土著人和一般农民的“室”，王羲之所举的这些文人望族，他们有资产，有文化，并且从中原带来了洛京诸地的建筑风格。所以他们在这山阴道上所筑之“室”，必然精美雅致，而附有大小不同的各式园林。“会稽有佳山水”，从此，山水园林，相映成趣。所以可以设想，由于永嘉之乱而入迁会稽的中原望族，或许是这个地区风景园林的创始。当然，这些北来望族们的园林，估计多是附属于他们屋宇的点缀，史书中也不曾记及这些园林的地点、名称以及风景等等。所以稽山镜水之间在这个时期园林崛起的事实不容置疑，但做学问的事需要求详求实，不宜一概而论。所幸山阴在这方面有权威文献，即王羲之的《兰亭诗序》。从时间上说，此文开头就点明“永和九年（353），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按“暮春之初”即上巳日，亦即三月上旬之巳日。这个日子实在具有绍兴“园林节”的价值。就在这一天，以王羲之为首的当时全国第一流文人学士共四十二人，聚会于兰亭，亦即所谓“兰亭修禊”。当时的兰亭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历代颇有争议。但这些争议可置不论，《水经·浙江水注》说：“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也”。这说明，兰亭在鉴湖湖口。鉴湖甚大，湖口想必不少，但兰亭的位置濒鉴湖，按《水经注》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兰亭的风景，即景而写的《兰亭诗序》当然是最现实和最权威的：“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

[1] 《长水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兰亭是位于鉴湖湖口的这样风景秀丽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山阴历史记载非常明确的园林。把永和九年三月上巳这个日子作为绍兴的“园林节”，说句现代话，是“过得硬”的。

东晋以后就是南朝，主要当然是因为“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自然风景。王羲之等这批著名文人学士的“兰亭修禊”聚会和《兰亭诗序》显然也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入迁到这里定居的人络绎不绝，而园林营建也就随之获得很大的发展。如此书所说，六朝时代，成为这个地区园林营建的高峰。而“会稽有佳山水”，这是园林营建的基础。

由于作者的长期考察研究，本书确实集绍兴园林之大成，从越王勾践的狩猎园林起，到六朝及其以后的观赏园林，此书都作了详细和全面的剖析。在绍兴这个水乡泽国，作者特别重视了园林与水的关系。“无水不成园”，这是对绍兴园林的切中要害的概括。太史公在《河渠志》中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园林的营建，从广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水利。

由于作者对绍兴园林记叙议论的详细，我对此已无插言的余地。但是有一个方面必须指出，此书除了记叙了历代以来的各种类型的园林以外，对当代营建的“主题园林”，是值得充分重视的。什么是“主题园林”？这个名称是我在这篇拉杂的文字中提出来的，所以必须由我来作一点解释。绍兴园林如此书作者所说从六朝的高峰时期起，数量很多，类型也颇复杂。但总的说来，内容都是综合性的：亭台楼阁，水榭回廊，竹树花草，溪涧舟桥，如此而已。自从1980年以后，我曾多次到国外讲学，也玩赏过那边的不少园林，大概也都是如此。园林总不外乎私家所有和公园二类，其宗旨都是为了让人园游览者赏心悦目，舒畅性情，所以综合性的园林实在是大势所趋，符合社会需要的。

但是绍兴在近年来也营建了几处我所说的“主题园林”。运河园和鹿湖园就是这类园林的例子。运河园修建于运河之旁，虽然园中也有作为园林的各种点缀，但它的主题是运河。突出了从山阴古水道到浙东运河的自然条件和人文要素。入园参观者，除了一般的园林欣赏外，对于作为主题的运河，可以获得许多有关的知识。鹿湖园位于龙横江之滨的原鹿湖庄，它以清初康熙、乾隆到绍祭禹时在此驻跸为主题。入园游览，除了龙横江和园林的

欣赏外,还有追溯祭禹大典和清初帝皇在此驻跸的历史,与运河园一样,参观者同样可以获得与这个主题有关的知识。“主题园林”是我提出的名称,在园林发展史上,这类园林或许可以作为今后园林营建的方向之一,值得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加以推广。



2008年9月于浙江大学

# 目 录

序 .....	陈桥驿
导 言.....	1
第一章 绍兴风景园林发展综述.....	3
一、越王勾践时期的王家园林 .....	3
(一)勾践建城及城内宫台建筑 .....	4
(二)城外宫台园亭 .....	6
二、汉至六朝时期以庄、宅为主的山水园林 .....	10
(一)汉代庄、宅园林的兴起 .....	10
(二)鉴湖兴建对六朝园林产生的影响.....	12
(三)六朝会稽庄宅园林成为时代的高峰.....	15
三、唐宋时期人文风景园林.....	32
(一)官造及私家.....	33
(二)宗教园林景观.....	47
(三)残山剩水.....	59
四、明清时期形式多样的园林景观.....	63
(一)城内 .....	63
(二)城外 .....	71
(三)水乡村落 .....	102
五、当代园林的复兴 .....	108
(一)水环境整治中的景区 .....	108

(二)历史文物保护中的景区 .....	127
(三)旅游开发中的景区 .....	139
(四)生态建设中的景区 .....	143
<b>第二章 风格与特色.....</b>	<b>149</b>
一、以山水园林为主体 .....	149
(一)独特的地形环境 .....	149
(二)山水中的宁静与秀美 .....	150
(三)稽山镜水的文化内涵 .....	154
二、文化是园林的精粹和神韵 .....	160
(一)明确的文化主题 .....	160
(二)丰富的文献记述 .....	161
(三)优秀的诗词、楹联作品 .....	169
(四)精深的园林理论和专著 .....	184
三、浓重的地方风情特色 .....	200
(一)石文化有园皆存 .....	200
(二)桥景观精美绝伦 .....	220
(三)酒的风雅和情趣 .....	232
(四)本地花木秀甲园中 .....	242
(五)朴素之中寓高雅 .....	252
<b>第三章 无水不成园.....</b>	<b>257</b>
一、绍兴水之大观 .....	257
(一)会稽山“三十六源”争流 .....	257
(二)山会平原水网密布 .....	266
(三)沿海塘闸形成内河外江 .....	284
(四)水之特性 .....	296
二、河水清 园林兴 .....	301
(一)水变清后的风景园林 .....	301
(二)水质变坏后的风景园林 .....	303

(三)河水再清与园林再兴 .....	316
三、得水为上 .....	318
(一)水文化与风景园林 .....	318
(二)园中用水和景观 .....	329
(三)独特的水上之游 .....	347
 附 录	
附录一:传承古越文脉 展示水乡风情 .....	364
——浙东古运河绍兴“运河园”	
附录二:“运河园”建设报刊选录 .....	389
附录三:运河纪事·序 .....	417
附录四:绍兴龙横江建园思路 .....	418
附录五:绍兴龙横江历史文化挖掘与布展 .....	426
附录六:柯水园记 .....	449
附录七: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	451
后 记.....	454

# 导 言

“万能的上帝乃营造园林之创始者。”<sup>[1]</sup>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变幻无穷、风光无限的园林。已发掘的宁绍平原嵊州小王山(10000~8000年上下)、萧山跨湖桥(距今8000~7000年)、余姚河姆渡(距今7000~5000年)等文化遗址表明,越族的先人生活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之中,可谓其乐融融。古代著名思想家墨子说过:“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sup>[2]</sup>于是聪明灵秀的河姆渡人创造了优美的文化,其中独特的审美观形成了古朴大气的原始艺术。从河姆渡发现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蝶形器和陶型艺术,以及形式多样、做工高超美观的木构榫卯、“干栏”式建筑<sup>[3]</sup>,可以认为当时已有初具雏形的园林存在,是古越园林之源。河姆渡人在艺术造型上大量采用对称原理,使其产生整齐、稳重和沉静的艺术效果,也会对之后这一地区的园林构思和审美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绍兴园林具有卓越而独特的地位。越王勾践时期的园林,颇具王家园林气势,同越国之发展和复兴紧密相连。东汉鉴湖兴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里的水环境,宏观而论也使山会平原形成了一个山水大盆景。六朝时期会稽山水园林成为时代造园的高峰,地灵人杰,人杰亦地灵。王羲之的《兰亭诗序》、谢安的东山再起、谢灵运的《山居赋》、山水派诗的开创等,只有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才能出现,也是其时造园环境业

[1] 培根:《说园林》。

[2] 刘向:《说苑》卷二十,《反质》。

[3]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史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